

# 关于东方人类的“宏大叙事”

——读血红的《巫神纪》

□西 篓



《巫神纪》是血红继《光明纪元》《三界血歌》之后的又一力作,首发于起点中文网和创世中文网,《巫神纪》是血红的第18部作品。小说讲述了人族少年姬昊从弱小成为强者,最后成为能呼风唤雨、截河撼山的天帝,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的故事。小说背景设定在比夏朝更早的盘古开天辟地又陨落之后。小说的角色涉及神话人物羲皇(伏羲)、娲皇(女娲)以及东公、西姆、舜和大禹等。

姬昊的前身,是地球上的人类最强者青龙。

青龙拥有“无上智慧、绝大毅力”。在穿越前,青龙以九字真言为基础创造出一门神功《九字真言丹经》。凭《九字真言丹经》,他能够驾驭水火风,沟通天地幽冥。他来无影去无踪,无所不能。后来青龙为取回华夏国良渚古城失落文物“三足圆鼎”而落入敌手圈套,身受重伤,在交战中受到未知力量影响,意外穿越后重生于盘古世界的盘古母大陆南荒火鸦部落首领姬夏家庭,为姬夏之子,取名姬昊。

“当历史变成传说,当传说变成神话,当神话都已经斑驳点点,当时间的沙尘湮没一切,我们的名字,我们的故事,依旧在岁月的长河中传播,一如太阳高悬天空,永恒的照耀大地,永远不会熄灭!”

从这个诗性的开篇语,读者似乎就已经感受到研究哲学的血红骨子里的诗人气质和他的文学理想。

作为东方玄幻类的代表作品之一,《巫神纪》有该类型宏大的世界、极致的幻想、多种族类共存

等特点。小说的世界里有圣灵族、神族、妖族、人族、龙族、凤族等九大族类,其中人族是“盘古”陨落后的血脉力量衍化而成的种族,和其他族类相比十分弱小,体质差,又没有法力。但是人族繁衍很快,并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能够运用各种修炼技巧,让自己的肉体变得和龙族一样强大、灵魂变得和凤凰一样神奇……

## 从良渚文化获得灵感

我是2015年认识血红的,那时广东网络作协刚刚成立,开展作家培训,请他来讲课,然后我就成了他的粉丝。到今天,血红的创作历史已经超过15年,创作了近20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力。

为了写好《血红与〈巫神纪〉》,在细读文本的同时,我与血红保持密集的交流。我始终认为,要研究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需要认识他的创作能力和方法,把握他的艺术才能所能到达的高度,清晰地了解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学观、历史观,摸清作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态度、对他自己的创作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的预知和期待。

正是在阅读和交流中,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产生了高度的认同,这也让我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有了饱满的激情。血红告诉我,他从良渚文化获得灵感。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它发源于甘青高原黄河上游九曲及积石山之西羌族地

区。南宋孝宗时代,出生于史学世家的罗泌,为补上古之史,积数十年之功撰成《路史》,初稿100余卷,订正成47卷。书名《路史》,意为大史,尽述三皇始至上古三代诸国之姓氏、风俗、地理等方面传说和史事。该书采用道家等遗书的说法,再上溯高推旧史所称“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文章华丽而亦富于考证,言之成理,取材繁博庞杂,是神话历史集大成之作。

依《路史·禅通记》所叙,8000年前有赫胥氏诞华胥氏,华胥氏与燧人氏联姻诞三大族系,分别是:伏羲氏(后称伏羲,风姓,太昊族)、神农氏(姜姓,炎帝族)、轩辕氏(姬姓,黄帝族)。太昊族最早开拓东方,后由炎帝族东徙取代了太昊族,黄帝族又取代了炎帝族。太昊族退居偏隅,称东夷和南蛮,逐渐被炎黄两族所融。时过境迁,姬姜两姓又繁衍出数千氏族部落,最终华胥氏后裔在黄河流域沃土上建立了夏朝,形成华夏民族。

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专家就在良渚古城中部位置发现了世界同期最大的土台——莫角山巨型台址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高等级墓葬——反山墓地,在城外北偏东五公里处发现了著名的瑶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等礼器,专家判断良渚古国的“首都”应该就在这里。通过考古专家对四面城壕出土陶片的初步整理,属于良渚文化晚期,以鼎、豆、圈足盘、实足簋、袋足簋、宽把杯、罐、大口缸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对于“良渚文化晚期”的具体时间,专家们认定应是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距今5300—4000年。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还向西扩张到安徽、江西,向北扩张到苏北近山东,甚至还影响到山西南部地区。可见当时的“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

良渚古国,一般认为是先秦古籍《鵩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依宋代著名学者陆佃的注释,“成鸠氏”即天皇氏,“成鸠氏之国”位于楚国领土上,《路史》记载天皇氏“鳞身”。而吴越之地,在战国晚期已经是楚国领土的一部分。据《说文解字》介绍,吴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为族属标志。由此,天皇氏从族属标志来看应该是吴越之地人氏。《春秋命序》:“天地开辟……日月五星俱起牵牛。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乘风雨,夹日月以行。”天皇氏是从牵牛星对应的吴越之地启程,开始治理国家的。所以说,良渚古城也就是成鸠氏之国、天皇氏之都。

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良渚文化发展分为石器时期、玉器时期、陶器时期。良渚文化玉器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画符号,这些“原始

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

今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中国朝代的断代是不是应从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而血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梳理和再现华夏祖先历史文化的发端。为了写《巫颂》《邪风曲》《巫神纪》这类作品,他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书籍。

## 民间神话基础上的再创造

血红的《巫神纪》并不只是演绎上古神话,而是在民间神话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再创造。

在《巫神纪》中,姬昊的神魂空间一直有个神秘的存在,那就是虚影。虚影曾经用《补天不漏诀》,换取姬昊的《九字真言丹经》。

虚影究竟是谁?据血丝们的猜测,虚影就是盘古。其一,他认识所有的上古人物;其二,他有开天辟地万物生灭四式……此外,在《巫神纪》中,血红写姬昊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常常“双手结印”退敌。

道家九字真言“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出自道家经典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分内篇与外篇两部分,内篇主要介绍的是道教的丹法、禁术与养生,外篇则是兵略、政论等相关内容。九字真言属奇门阵法,后用为“镇法”。《抱朴子·内篇·登涉》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临兵斗者,皆阵前行,常当密祝之,无所不辟’。”意思是说道家修炼时常念这九个字,就可以辟除一切邪恶。九字真言又名奥义九字,与之相对应的九个手印分别为:不动根本印,大金刚轮印,外狮子印,内狮子印,外缚印,内缚印,智拳印,日轮印,宝瓶印(隐形印)。

小说中的禹余道人就是道家的通天教主,血红的粉丝们基本没有争议。道家有“三清”胜境:玉清圣境(在清微天)、上清真境(在禹余天)、太清仙境(在大赤天),是三天神所居之三境。道家“三清”也指分别居住在上述三清境的三位至高神:元始天尊(玉清大帝)、灵宝天尊(上清大帝,也称太上大道君等)、道德天尊(也称太上老君,混元老君,降生大帝,太清大帝等)。天尊乃极道之尊,至尊至极,故名天尊。灵宝天尊就是通天教主,道德天尊是老子。通天教主住上清境,即禹余天,所以又名禹余道人。

三清之说极盛于唐末。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按照道教原理,三清道祖就是宇宙生成的本体。

而小说中将姬昊视为“小友”的姒文命,姓姒名文命,就是大禹,又称帝禹,是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脩己。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禹是禅让制度下产生的最

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在诸侯的拥戴下,禹之子启以阳城为都城,(一说以平阳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禹之子启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

姒文命的故事在《巫神纪》中基本和古神话一致。《西游记》崇佛,《封神演义》崇道,而在《巫神纪》中,血红歌颂的是大禹时代的巫,书中巫道人、龟灵等均是重要角色。应该说,血红作品里的众多角色,都是为后来佛教道教等的诞生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仙家”人物,准确的说是远古的巫神。从《巫颂》到《巫神纪》,血红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华夏历史上缺失的部分。尤其可贵的是,血红的书,从来都尊重历史的走向和轨迹,他有坚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不会擅自篡改历史。

## 《巫神纪》的诱人之处

《巫神纪》吸引读者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东方中国的远古神话的魅力,二是人类对神秘力量的渴望,三是认知不断发展、世界观不断成熟的现代人对人类祖先创世的敬畏。

血红的玄幻小说,常常西幻和东幻交叉,无论其背景设定是东方还是西方,他都首先会站在一个历史文化的高度,站在人类存在的高度,在研究人类文明史、文化史,研究所有关的所有神话传说的基础上,以向历史和人类文明致敬的姿态进入创作。由《巫颂》到《巫神纪》,血红一直在进行关于东方人类的“宏大叙事”。

中国神话体现了我们祖先的一种非常奇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神话的思维与祖先们的心智能力紧密相连。在祖先们的眼里,自然万物就和我们自己一样,拥有活泼的灵魂、意志和情感,人能够与自然环境进行神秘的交往和沟通。因此,这个自然的世界就充满了奇异色彩和生命活力,有无数神秘的密码。

遵从这种思维方式,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感知也就变得格外有趣和神秘,能够将人自身的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这种感受能力,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仍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我们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

血红在自己的作品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世界,这个世界之外又有新的世界,宇宙之外还有另外的宇宙,他总是能将这些不同的浩瀚世界讲述得壮观迷人。血红是带着关于“人”的理想来塑造他作品中的人物的。在他的《光明纪元》开篇,有一段主人公林齐的自述:“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公正的人,一个心怀怜悯的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一个博爱慈悲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无比纯粹的好人,一个世人所公认的毫无瑕疵的人,可以这样说,人类所有的美德都集中于我一身。”

血红一直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歌颂“人”。血红歌颂人的自强和奋斗,内容是丰富的。人族不仅仅是生存,要发展壮大,还要尊严,要自由,要反抗欺凌,要摆脱被动的命运,要挣脱一切束缚,达致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解放,从而得到完美的修炼和迅速的能力提升,最后成为真正的强者,可以嘲笑一切猥琐与邪恶,惩戒胡作非为,可以掌控一切,成为世界乃至宇宙的主人。这便是血红对于“人”的存在与命运的思考,并在《巫神纪》一书中带领我们一起向人类的祖先、向巫神致敬。

# 《破冰行动》的现实与超越

□冯士乐

根据亚洲特大制毒贩毒案件——雷霆扫毒“12·29专项行动”改编的电视剧《破冰行动》一经播出就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甚至在电视剧热播的同时,网络作家千羽之城以《破冰行动》的剧本为蓝本,创作出的同名小说《破冰行动》在网络上的点击率也很快就跃居排行榜首位。电视剧《破冰行动》在还原历史真相中传播了社会正能量,在故事的演绎中滋润着人们的心灵,无论是从剧集本身的品质还是从其传播的广度来看,都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文艺作品。

在所有的禁毒的案件中,“12·29专项行动”的行动规模和打击制毒贩毒的力度无疑是空前的,影视作品力图还原破案过程的攻坚克难与惊心动魄、抽丝剥茧与千钧一发。普通民众对于缉毒的了解,大多是“陌生而熟悉”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关缉毒的新闻或故事,通过禁毒宣传了解有关毒品危害的知识,但我们却无法体会缉毒警日常生活中的生死考验,也无从感知贩毒者人性深处的罪恶与恶。全国200多万人吸毒人员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破冰行动》不仅真实再现了“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布控,多警种协同作战”的抓捕场面,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制毒村的复杂情况,展现了毒品对家庭的毁灭、对人信念的摧毁,激发了人们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

故事开篇通过缉毒警李飞、宋扬和数名队友雨夜勇闯“塔寨村”抓捕制毒贩的行动,为我们交代了案件的发生地——塔寨村,一个由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为单位的制毒村,一个利益勾连而形成的难以突破的制毒堡垒。管理“塔寨村”靠的是宗族制度,完整的制毒产业链的形成靠的是村民之间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相互牵连的利益分配。塔寨村牢牢记成了一个家法大于国法、宗族观念大于一切利益的共同体。因此,观众看到的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制毒的村子,看到的是无视法律的村民。村主任林耀东在村中拥有绝对权力,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掷地有声”。李飞等缉毒警刚抓到制毒人员就得手持凶器的村民围攻,拿到手的证据被公然破坏。本剧的原型“制毒第一村”广东陆丰社村,其真实的情况

作为一位基层缉毒警,李飞可以经常出入塔寨,观众跟随李飞的视角,对塔寨村背后隐藏的利益纠葛、宗族关系、权钱交易一览无余。按照剧情推进的需要,剧作围绕李飞设置了众多立体的、丰满的人物形象,观众不仅看到了缉毒警不畏牺牲与捍卫正义的精神,更感受到正邪较量中情义的真挚、人性的温暖与可贵。

誓死要攻下塔寨堡垒的缉毒警李飞,充满正义感、嫉恶如仇,但剧中他的上级蔡永强却以“横冲直撞”来评价他。随着剧情的发展,众多的网友纷纷以“蛮干”、“莽撞”来表达对李飞的不满。剧中的李飞确实有诸多不服从命令的行为举措,但也从另一面展现了他的正义热血与敢想敢为:面对塔寨村民手持凶器的围攻,他毫无惧色;唯一的好兄弟被人设局致死,自己被陷害成凶手差点丧命,他依然义无反顾追查真相;面对死亡的威胁,他选择直面危险,甚至多次硬闯塔寨。在李飞的眼里,正义和罪恶有明确的分野,他把警察的神圣使命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一名有担当、有信仰,有热血的年轻缉毒警不断成长,也正是这种敢闯敢为、嫉恶如仇的特点,为攻下塔寨制毒贩毒堡垒贡献了重要力量。

同时,剧中也不乏李飞面对亲情、友情的书写,呈现了温馨的时刻与令人动容的场景。李飞的父亲因为妻子溘然长逝,而选择隐匿自己,作为警方卧底,背井离乡去查明真相。李飞从此被父亲照料,对于生父在世与否都是未知。在剧情的闪回中,我们看到一位默默关注儿子成长,却从未奢望过相见的父亲,甚至还要假装毒贩,接受作为缉毒警的儿子的监视。错过了儿子的成长,也就不奢望得到儿子的孝顺,但当他看到儿子为干爹买的衣服时,他的内心定然是期盼的、嫉妒的。因此才有了剧中他立即去“抢”儿子干爹身上那件衣服的行为,并喊道:“给我脱下来,这是我儿子买的。”剧中对李飞父子以及李飞与养父之间情感的表达,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温情。

《破冰行动》能够成为重述历史故事的典范,除了对现实的尊重、尽量还原现实的深度与广度之外,还在艺术手法上进行创新与突破。虽然真实案件本身自带戏剧张力,但该剧并非要做真实案件的副本。《破冰行动》以合理的想象,在真实事件给创作者设定的固定框架与界限内进行二次创造,在切入方式的选择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复杂人性的探讨上都呈现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品质。

电视剧选择以基层缉毒警李飞作为切入点,以他的行动为线索,渐次展开、推动故事发展。李飞与宋扬之间的友情深厚,二人肝胆相照、相互信任。可当最好的兄弟宋扬在自己面前中弹倒下时,李飞痛哭着扑倒在他身边,边哭边喊着兄弟的名字,却得不到回应,只有满身的鲜血。李飞与宋扬之间的深情厚谊,二人肝胆相照、相互信任。可当最好的兄弟宋扬在自己面前中弹倒下时,李飞痛哭着扑倒在他身边,边哭边喊着兄弟的名字,却得不到回应,只有满身的鲜血。



血,悲痛欲绝的李飞最后晕倒在宋扬身边。电视剧运用插叙手法,还原了二人在警校时的美好时光,时间的累积让两人之间的友谊更加坚固,不单单是执行任务时的搭档,也是可以以命相托的兄弟。

除此之外,电视剧带给我们的另一份温暖来自林水伯和伍仔。《破冰行动》中只有两个人物虽然沾染了毒品,最后还是能够回归正路,走上自新之路。一位曾是优秀的语文教师,但是为了帮助儿子戒毒,选择吸毒,儿子死了之后,自己也染上了毒瘾,无法戒掉,失掉职业成为落魄的以捡垃圾为生的林水伯。另一位是处于花季年龄的小混混伍仔,染上毒品之后,又没有多少经济来源,只能以贩养吸,他的前途是渺茫的,未来丝毫看不到希望。林水伯在无意中救了被人刺伤的伍仔,或许是因为伍仔和自己死去的儿子年龄相仿,更重要的是,不管自己的人生因毒品而遭受了怎样的毁灭,他心中始终藏着一份善、一份爱。林水伯救助伍仔,试图让伍仔走上正途的过程,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救赎?最终伍仔在林水伯的帮助下戒了毒,回归正路,还要读书参加高考,林水伯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林水伯与伍仔的故事,是剧中让人心感到温暖的部分。

创作者们不但把毒品给人带来的巨大伤害残酷地展现出来,同时也让心存良善不幸沾染毒品的人,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在林水伯和伍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部现实题材电视剧,恰如其分地用浪漫主义的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现实题材作品不只是忠实地反映现实,也不只是直接地展现善和恶,而是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在记录现实之外又要利用艺术想象力去超越现实的束缚,从而塑造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而让观众感受正能量的鼓舞,激发向上、向善的力量。

《破冰行动》先在爱奇艺播出,随后在央视八套播出,但丝毫没有影响其在电视台的收视率,反而形成了台网共赢的局面,这要归功于主创者对观众的尊重、对电视台和网络受众面的精准分析,从而采取了同一故事不同的剪辑方式。电视台的受众往往中老年人,因此在剪辑上线索单一,故事的推进是一种直线型的,观众随着剧情的顺序推进而较容易进入剧情;网络版并未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而是穿插了很多倒叙、插叙,节奏更明快,也更烧脑。《破冰行动》采取的这种双平台双剪辑的方式,对于电视剧的播出方式来说也是一次“破冰”行动,它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受众对故事讲述方式的不同需求。

《破冰行动》再一次展现了现实题材艺术作品强大的生机和力量。观众在烧脑的故事情节之外,体会到了一线缉毒警的牺牲精神和担当意识,感受到了毒品危害的触目惊心和打击毒品贩毒的严峻形势。同时,观众也在主创们的艺术想象中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义。